



湖塘老街

□ 陈昌荣

脚步，是否可以放慢一些，再慢一些，让我们仔细看看湖塘河边，这水乡人家的烟火味。

湖塘河的水，在波光粼粼中穿过城市中的高楼大厦，慢慢流淌。她似乎从未改变初衷，坚持把时光里的星月留在了人间。在陆家桥，汽车一辆接一辆从桥上疾驰而过。陆家桥还是陆家桥，多少年了，她从未改名换姓。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沿着湖塘河边的林荫道慢慢走着，步履尽管有些蹒跚了，但还是在努力、坚定地向前。这条护佑他一辈子的河流，在今天，还能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中持续不断地流淌着，在他心里奔腾着。河岸边的柳在风中摇曳着，仿佛是在向人们报告着一件喜悦的事。河水不徐不疾地流着，流向了通往京杭的大运河，流向了更为广阔的一片新天地，也流淌出了江南水乡温润的味道。

湖塘老街，是一条生活气息比较浓郁的老街，来这里，你可以完全放松自我。还是放慢自己脚步吧，看看这些老房子、老店铺和老店铺门口售卖的老物件吧，走在老街上，才知道什么是人间的烟火味。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有时也让人感到心累且心烦，那我们为何不挤出一点点的时间到湖塘老街去走走、看看呢？吃一碗老街的早餐面，或者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汤再加一块酥脆的常州大麻糕，让自己痛快淋漓一次，做一回闲人。闲庭散步让湖塘河边的一缕清风悄然走进你的内心，这或许是另一种收获。

老街虽然老了，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印记。在湖塘

老街的沈家弄、米字街、下塘街，我们或许还能捡起一些琐碎或者一声吆喝或者是一盆新鲜鱼虾的跳跃。脚底下，由那些形态各异的石头铺设的老街路面，就像是上天撒向人间的金色、银色、玛瑙色的碎片，她面容上虽然多了些岁月的沧桑，她的身段也已变形，可她还依然默默地为那些枕河而居的人家守护着岁月的静好与日子的安宁。袅袅炊烟已慢慢散去，墙角，一株翠绿的桑树，少了桑蚕还能结出紫黑的桑葚吗？失去了码头的岸，那些运送丝绸的船只是否还回来，以及船娘那渐行渐远的歌声，是否已经老去？老街，江南水乡的民居，粉墙黛瓦已显陈旧、斑驳，雕花的门窗在风中吱吱呀呀，仿佛在诉说着什么，这是一条有故事的老街。

湖塘老桥不再是年轻时的模样，不少地方还裸露出了胫骨。我拾级而上，站在桥的高处，看瘦瘦、窄窄和有些沧桑的老街，蜿蜒地跨过大运河，和我们这座繁华的都市紧紧相拥。现在的老街虽然少了些许喧嚣，却多了份宁静与安详。可是，生活在老街的人们，还是想把生活的姿态举得更高一些，他们撸起袖子，扯着嗓子，吆喝着。两边的小店铺里，经营着香烟糖果、针头线脑。好像不服于已经老去的身段，铁匠们还在做着敲敲打打的营生，小小的铺子里，虽然有些昏暗，甚至有些霉色，门里门外摆满了簸箕、铁桶、风管、油抽子。褪去了一身腱子肉的铁匠，在没有了熊熊炉火的铺门前，还在售卖着大铁锅、铁铲、铁锤、锄头、铁锹与洋镐。再看看泥

瓦匠手中的泥铲与瓦刀，他们粗糙的双手，已无孔武之力了，但还是想把眼前的岁月挤出更多水分。湖塘河的河面上，早已没了往来的船舶，可是，在湖塘老街上，还能看得见经营船用的商品：渔网、锚链、桐油、柴油与缆绳。老街，不仅继续经营着商品，还在经营着一种文化，而那些灰色的瓦砾，却无视岁月的侵蚀，在今天，还能顽强地托起一片蔚蓝的天空，让我好一阵心疼。

在少了“丰”字的丰裕楼前，看着夜色里匆匆行走的人群，我不禁有些感叹：这家看上去有些像《水浒传》里的酒楼啊，在当年或许也曾生意兴隆吧，如今却经营着减速机的行当，让人唏嘘不已。与米字街街口一路之隔，就是吾悦广场的璀璨灯火，以及行驶在蚩行弄口的车辆，进出于偌大的万达广场。

来湖塘老街看看吧，一边享受老街的安静，一边温故昔日的繁华，一边遇见温情与浪漫。老街啊，四层高度的百货大楼，还静静地矗立在老街的中心位置，一阵风吹过，那台黑白电视机里，港台武打剧里的打斗声还能唤醒旧日时光吗？在下塘街，“中国人民银行”的金字招牌还挂在那里，还在闪着金灿灿的光芒，我不知道，那些当年坐在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是否已经老去，敲打算盘的手指是否还是那么灵活。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才造就了今天的繁荣，造就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过上了今天的小康生活。

还是来湖塘老街看看吧，或许你会有所收获。

追忆刘向东老师

□ 肖飞

刘向东老师生前曾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新华日报社社长及总编辑、国家社会科学专家评审组成员、江苏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江苏摄影家协会主席。而笔者仅是县级报社的一名普通记者，相识、相知机缘，便是一查文稿。

笔者于2004年初，便着手系统挖掘、收集和整理常州市工美艺术方面的资料，包括行业、作品和人物。在当年10月底，完成了近30万字的书稿，初定名为《延陵奇葩》。

一次，笔者偶然在牙刻艺术家跛石先生家里翻到一本专著，这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藏物小记》，此书中对艺术藏品的品鉴介绍，如数家珍，文笔很好。一看着者是东流，当即萌发请他作序的想法。

然而，一打听，东流原来就是刘向东老师。刘向东，江苏徐州人，1940年10月26日出生于一个鞋匠家庭。1957年，初中毕业因家贫而辍学，在一家工厂做车工学徒，但写作初心不改。1963年9月进入新华日报社，实现了从通讯员到专业记者的人生跨越，直至担任报社社长、总编辑。1997年，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98年起任江苏省记协主席。他以文字立身，凭文章行走，视写作表达如生命，矢志不渝，从不懈怠。既是总编辑，也是首席记者，发表有500万字的作品，出版专著9部，获省、华东、全国新闻奖几十篇(次)，还曾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

笔者虽与他素不相识，但依然冒昧选了三篇文章，寄往南京，结果半个月没有回复。笔者认为此举，果然落空了。

不料在11月底，常州好友、江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汤德胜先生从南京出差回来说，刘向东老师捎信给笔者，让寄一半书稿给他，看看再说。

笔者喜出望外，当即邮寄了15万字的书稿，又打电话告知。笔者在通话时，喊了一声“刘老师”，又自报姓名，对方却在电话里停顿了几秒钟，突然哈哈大笑，说：“是老肖啊，书稿寄没寄？”笔者忙告诉他，已经寄出了。刘老师说：“年底较忙，待抽空拜读大作后，再考虑写两句。”笔者呐呐问道：“作序稿酬几何？”刘老师又是一阵大笑，反问道：“你比我赚钱多吗？”

笔者不敢多打扰，便匆匆搁了电话。

2005年春节刚过，笔者收到了刘向东老师的回信，包括序言的文稿及一则便函。

便函曰：

肖飞同志：

花了三天多时间看稿写作，赶了份初稿，请在打印时再斟酌，个别地方可作小的增补、修改，无妨。

此稿融进了我对一些人的评价，望得到你的认同。给我二、三本书即可，其它无所谓了。

我的粗浅文字，望能为你大作提供小的帮助。

致礼

东流

鸡年初春之日

序言以“春满延陵万物鲜”为标题，长达5000字，开头便表示对此初衷：“常武地区与我一生机缘多多。她是我走上记者生涯的第一站。我把这里视为又一个故乡。收到肖飞的书稿，对写序的事也就自然应允了。”

他对书稿内容的评价更为细致入微：“《延陵奇葩》问世，将会产生相当的影响……融历史性、艺术性、知识性、人文性、时代性、实用性于一炉，这不正是《延陵奇葩》的魅力所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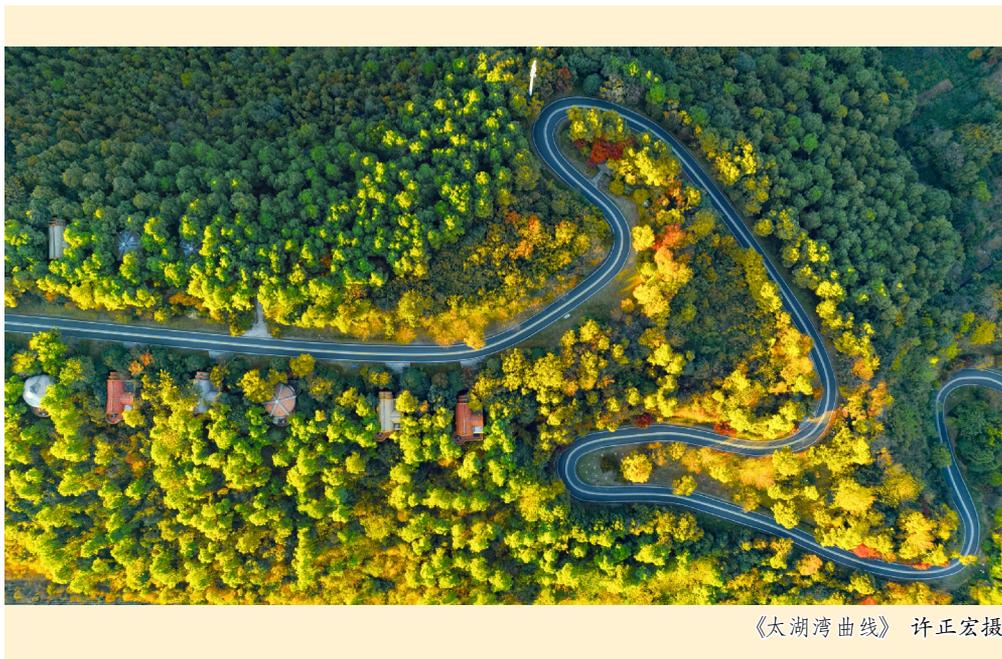
从上述语言中可以看出，他阅读很认真，撰稿很用心，措词很讲究。既展示其博学多才的见识，又体现提携后人的善意，更呈现真诚谦虚的品格。笔者大受鼓舞，修改十多稿后于年底付梓出版。由于某种原因，专著改名为《武进奇葩》。

当时，武进区政协举办了《武进奇葩》首发式，此书被评为常州市文史专著一等奖，成为常武地区多项“非遗”申报的资料蓝本。

之后，刘向东老师数次到常州公干，每次都抽空与笔者见面交谈。在他的鼓励下，笔者又连续出版专著15部，且全部是挖掘、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据悉，刘老师几十年来挖掘、提携的后辈不计其数，为党的宣传事业培养了大量的有用人才。

2023年1月7日，刘向东老师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3岁。因疫情不能前往送行，笔者大恸，沉沦数月，无心作文。

今撰小文，以寄感恩之念。



《太湖湾曲线》许正宏摄

